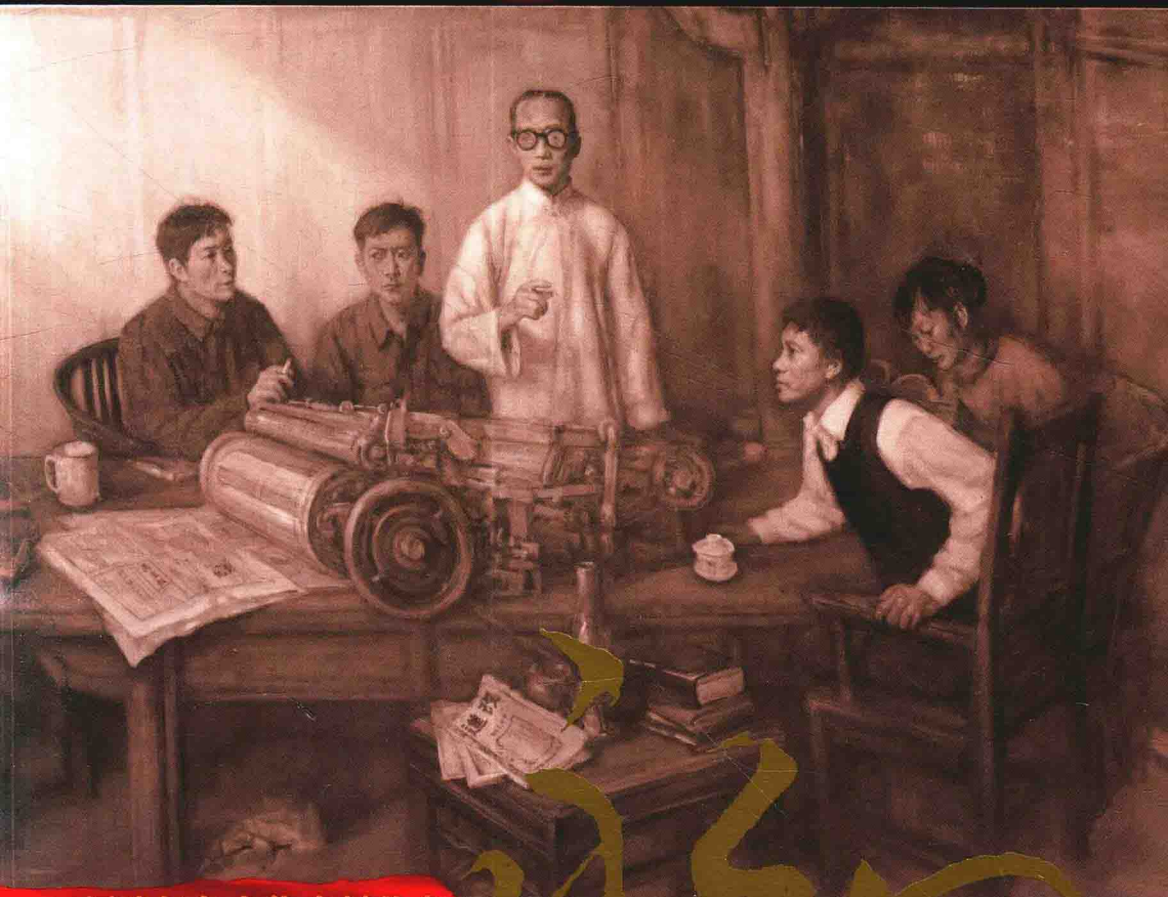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福建红色文化史料丛书

红色

抗战文化史料 ①

小说 · 诗歌 · 散文

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
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
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永安

福建红色文化史料丛书

抗战文化史料①

小说·诗歌·散文

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
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
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安抗战文化史料: 全 3 册/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,
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,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.

——北京: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12. 5

(福建红色文化史料丛书)

ISBN 978-7-5098-1693-6

I. ①永… II. ①福…②中…③中… III. ①抗日战争
—史料—永安市 ②文艺—作品综合集—永安市—现代
IV. ①K265.06 ②I218.5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4976 号

永安抗战文化史料

编 者: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
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
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

责任编辑: 贾京玉

出版发行: 中共党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dscbs.com>

印 刷: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: 350003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1344 千字

印 张: 78.5

印 数: 1—1000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8-1693-6

定 价: 198.00 元 (全 3 册)

永安抗战文化史料

编委会

主任：杨卫东 王仁荣

副主任：汤家庆 黄宁 伍旭东 张丽华 余成榴

委员：兰桂英 刘文生 吴明刚 林家卓 马勋奕

编辑组

组长：汤家庆

副组长：兰桂英 刘文生 吴明刚

成员：孟凡晖 黄金泽 江东文 高双金

编辑说明

永安抗战文化运动，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下，由隐蔽战斗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的一批共产党员、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的一簇文化奇葩。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，前后持续了7年，共出版了12种报纸，129种期刊，800多种各类专著，其出版物之多，作者阵容之大，内容之广泛，战斗性之强，斗争之激烈，在当时的国统区，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。这些出版物以抗战、民主、团结为主题，起到了教育人民，团结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推动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。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，“它保留下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和呐喊，保留下人类最善的希望与进步的脚步”（《现代文艺》发刊词）。对于研究伟大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红色文化遗产，给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第一手史料，我们组织力量到福建省档案馆、福建省图书馆、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，查阅并征集到数百万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料，选编出版了这套《永安抗战文化史料》丛书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我们将史料分类编成三册，第一册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第二册为戏剧、音乐，第三册为时政论文、文艺评论。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力求做到求实存真，保持文章的历史原貌和当时的行文习惯，对作者的生平和笔名进行了初步考证。对于其中文字错误等的订正，一律用符号标出，辨认不清的字以□代；标点不全的或无标点的，加了标点。但由于时间仓促，仍有部分作者尚未查清，加上水平有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批评斧正。

永安抗战文化史料十分丰富，主要保存在国内各图书馆，也有些散见于民间收藏，1994年，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了60多万字的《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》，加上此次编辑出版的三册，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有大量的史料有待征集、整理，特别是抗战美术作品收集难度大，目前还未能形成专题。今后，我们还将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进一步征集、整理，陆续出版，也期望各界人士向我们提供线索、补充史料、校正史实。

目 录

小 说

英雄	荃 麟 (3)
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	王西彦 (28)
号兵冯玉珂	魏 伯 (38)
军渡	黑 丁 (56)
葬礼	碧 野 (68)
城中	赵君启 (78)
众神	靳 以 (90)
客人	邵荃麟 (101)
伧	陶 雄 (112)
土匪	何 之 (129)
田惠世	巴 金 (134)
少年夫妇	易 巩 (140)
邻居们	罗 洪 (151)
生命	葛 琴 (161)
冰雹的午夜——一个女郎的手记	钱今昔 (169)

散 文

悼鲁彦	雨 田 (179)
狗	梦白骷 (182)
为人类工作——给郑克的复信	何其芳 (184)
轰炸中及其他	巴 金 (188)
血与仇恨	陈 畸 (191)
桥	郭 风 (195)

伤害	巴 金	(198)
写在记忆里的人们	冯 牧	(201)
战争与和平	艾 芜	(209)
难民哀话	艾 芜	(211)
斗争	董秋芳	(215)
平安夜	夏 侯	(217)

诗 歌

鞍鞢店	艾 青	(223)
疯妇	王晨牧	(225)
石滚河	臧克家	(226)
寄慧	穆木天	(228)
收割与播种	柳 倩	(230)
江	郭 风	(232)
我在嘉陵江岸上	姚 奔	(233)
遥寄	雅 人	(235)
伟大的慈心——给防空洞里的母亲们	厂 民	(236)
嘉陵江上的军械船	陆维特	(238)
给石工大队	卢 云	(240)
十年的路——为纪念九一八十周年作	姚 奔	(241)
高原之歌	李 雷	(246)
南方的城市	楼 楼	(251)
迎着这一天	冀 访	(257)
冬日的原野	梅夜白	(262)
桥	杜麦青	(266)
我并不悲观	穆木天	(268)
信念	姚 奔	(270)
东南文化建设运动颂	孙 用	(271)
“九一八”在冷雨中	臧克家	(272)
万里劳军书一纸	郁达夫	(273)
十骂汉奸	李坊国	(274)

我走在西山的面前	陈 明	(275)
今天——为卅年儿童节作	黄联辉	(276)

报告通讯

血债——泉州通讯	丽 汀	(281)
瑞金巡礼	仲 麟	(285)
访问陈仪先生	秋 江	(289)
血火中的行旅	赵家欣	(294)
“皇军”溃退三百里	秋 江	(299)
昆明——后方冒险家的乐园	高 山	(306)
西北公路是怎样筑成的	耕 史	(313)
新秩序	林焕平	(316)
一个人的成长——前线实录之一	廖伯坦	(321)
炮火声中忆麓山	赵家欣	(332)
铁蹄下的北平学生	郑庭椿	(335)
欢迎侨胞领袖陈嘉庚先生	文 迪	(339)
活跃在厦门的两个铁血团员	丁 乙	(341)
炮火下的孩子	鲁 彦	(347)
郭沫若先生——东京回忆散记之二	覃子豪	(355)
开辟敌后的敌后——晋东南通讯	伯 纯	(363)

小 说



英雄^①

荃麟^②

汽车用五十迈的速度，像一匹发了疯的野兽，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狂窜着。第××后方医院的出院伤兵王大有，兴奋地爬在车窗口，把那双剩下来完整的右手用劲地扳着窗沿，下颚突出着，紧压在手背上，睁着两只灰白的眼睛，焦灼地望着窗外苍郁的土地——像走马灯似的，在初夏耀眼的阳光下旋动过去。

车箱簸动得很厉害，玻窗在他手腕下震荡得格朗朗地响，下颚很难压得住手背，不时要被抛开去似的互相击撞着。虽然是个晴朗的日子，一阵阵的风砂仍然不断的迎面扑来，在王大有肮脏的头发上、眉毛上和军帽上，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土——仿佛是刚从磨坊里出来的。

“唉，再过一个钟头该可到家了吧……”王大有躁急地盘算着。风从窗子里溜进来，刮着他那只没有了臂膀的左袖管拂拂地飘宕，他把它一把搭住，衬在下巴底下，依旧凝望着窗外的电杆木，一根一根的从他眼前闪跃过去，彷彿是替他在计算旅程的筹码。有时一座人工开过的赤色土岩，骤然向他猛扑过来，又“轰”的一声从车窗口削过去。初夏的田野上，满铺着绿油油的秧氈，那些斜矗在田陇间的老树，像一群老朋友似的，张开臂膀在向他奔来。从遥远的平地上，推出一座座浅蓝色的山峰，在白色的流云底下，电影般的慢慢旋动过去。

王大有带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情绪，贪婪地望着这一切，什么东西都使他感到怪亲热的。他是一个土包子，当然不懂得欣赏什么风景；他只是直觉地去辨认每一座山峰，每一条河流，每一个村庄，甚至每一簇树林——这些地方从前他都很熟悉，但是现在隔离了五年，却有点模糊起来。他默默地计算着这座山峰和那座山峰的距离，回忆着这些山峰名字。而在这些山峰的背后，该就是他的家乡——王庄。他把眼光移向那些旋动的青色山岩，彷彿透过这些山岩，他已经看到

① 《现代文艺》第一卷，第一期，1940年4月25日出版。

② 荃麟（1906—1971），即邵荃麟，文艺理论批评家、作家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七七事变后任中共中央东南文委书记，原名骏运，笔名荃麟，浙江慈溪人。1940年6月因受国民党通缉，遂撤离浙江南下福建永安隐蔽，进入改进出版社任《改进》半月刊编辑，并指导、协助王西彦编辑《现代文艺月刊》和《现代文艺丛刊》，年底由党组织安排撤离永安赴桂林。

他的村庄——村子里那条黄色的小河和河旁杨柳底下那一簇簇黄土墙的矮屋，永远象睡的黄牛似的在那里踞伏着。

汽车越过一座小丘，一片镜子般的水田，很快的向车窗方面旋动过来，几顶大笠帽葡伏在田里缓缓蠕动；随着大地的旋转，一个老年农人慢慢地把身体直起来，手里握着一把嫩绿的稻秧，抬起两只灰色的眸子，一动不动地向汽车凝视着，迟钝的苍黑的脸上木然地没有一丝表情，但就是那样一张长长的，慈祥的脸相。那片水田很快就被抛落到车子后面去了，而这个老人的影子却像磁石般的紧紧地吸住了王大有的目光。王大有显然并不认识这老人，而且也从来不曾关心过这样的老人，但是现在却不知怎么的，仿佛做了五年梦突然醒来，重新看到了他周围的新人一般，一种温暖的、亲热的情感怪舒服地熨贴着他的心。

他想起他的老爹来，老爹该还是那付老样子吧？整天的弓着背，在河边的空地上打草绳，二奶子，他那十岁的侄儿，裸着精瘦的上身，头颈上套着一只巨大的项圈，一跳一跳的在对面替老爹摇着绳车，绳车辘辘地响着，老爹永远是一付噜哝相，一壁搓着绳，一壁吨吨唧唧的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二奶子受不住老爹的噜哝，一歇工就偷偷的溜到河塘上去捉蝈蝈儿了。

“嘿，这小子！”王大有嘴唇哆嗦了一下，下巴从手背上陟的滑了下来。他听见背后有个女人在笑，回过头去。一个红脸颊的年轻乡下女人，抱着一个婴孩，挤立在人堆里。那笑声有点像是隔壁李保长家里的银花姐。可是银花姐要比她漂亮年青，那双水汪汪的金鱼眼睛仿佛就在他前面怪有意思的那么一膘，他想起医院里弟兄对他的取笑，一阵热气向他头颈里奔上来。

“嗯，”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压着他的心，仿佛一个刚穿上新衣服的小孩子，混身都怪不安似的。他说不出是为什么，总之，他不敢去过分接触这样的幻想。他相躲脱它，把眼睛移到别处去。

汽车的马达声音，永远那么单调地轰轰的响着。下午车厢里特别闷热，灰尘夹着阳光在人们头上打旋，王大有把头枕在右膀上，被浸没在一种迷惘的奇怪的情绪中间，绿色的原野渐渐在他眼前迷糊起来，好像许多绿色的绸子在窗外飏飏的飞过去，马达的声音慢慢地远了。

他突然被一个声音惊醒过来，旅客中间有什么人在问：

“到王庄还有几多路哪？”

“王庄，哦，我知道，”王大有脑袋突然一仰，那只没有臂膀的袖管从右腕上索的滑下来。他来不及去发现那个问话的人，赶着用大声答应出来，“还有三十

五里，过了褚家桥，高土门，再十五里就是王庄，快啦，快啦……”

他听见有人在询问自己的村庄，就仿佛是自己家里的客人，赶紧掉转头去找那个发问的人。车厢里塞满了旅客，没有座位的人就在走路上或者行李上叠人蓬似的紧紧地挤着。那个红脸颊的年轻女人，把小孩抱在肩膀上，夹在人丛里，随着车子颠簸一晃一晃的摇摆着，她的旁边站着一个勤务兵模样的大麻子，在逗着小孩子玩。他好容易从那女的腠窝底下，看到后座上一个穿竹布大衫的中年商人，从眼镜框缘上面，翻出两双白眼在向他颠头搯脑的微笑着。他热心的接上去说：

“老乡，你去王庄？我们走一路，我就是王庄人。”他探着半个身体，从那个女人的腠窝底下热心地望过去。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商人，在怯怯地向他微笑，生怕得罪他什么似的。

“老乡，您到王庄去干吗呀？您府上是王庄吗？”

“我们是——”对方似乎有点微微窘惑，身体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吃吃地说，“我们是做生意的，唔唔……做生意的。”

“哦，是的，没到过王庄吧？我是王庄人，五年后回家啦，唉，当兵的换了半条命才回家，好不容易哪……嘿嘿……请教贵姓？”

王大有几乎是半个身体压在旁边一个肥胖的公务员的大腿上，那个公务员正仰着脖子在打呼噜，给他一压醒了，朝着他脸上冷冷地眨了一眼，把屁股往右一移，女人腠窝底下的那个空隙立刻给填没了。

“唔，对不起，同志，”王大有望望那个大胖子公务员汗晶晶的肥脸孔，又想跟他去搭讪。大胖子眼皮摘动了一下，打了一个呵欠，又管自己睡着了。

王大有说话的欲望更加强烈起来。他拭掉了额角上的汗珠，眼睛骨碌碌地在人丛里打转。人们瘦乏的脸上都爬着混和灰土的汗珠；有的焦灼地窥着窗外的天空，有的索性低着头在打盹。车厢里充满着恶臭的汽油气味，什么地方有人呃呃的在呕吐，又有人在说话和哼曲子，那些声音都给沉重的马达声盖住了，听起来好像远远角落里一些蚊子什么的在嗡嗡地叫。

王大有对面座位上，坐着两个穿西装的青年，每个人膝盖上放着一双发亮的大皮包，忽然咕里呱啦的说起话来。他们似乎在议论一些关于战争的事情。王大有连忙把身体低过去，像只凸出眼睛的大青蛙似的，注意地谛听着他们的说话，可是他们说的——好像都是些外国话，王大有句也听不懂；最后他们话头似乎扯到江西的战事上来了，王大有眼睛一亮，马上插进去。

“嘿！去年我们在德安那一仗才打得好凶！妈妈的，两天一夜没有停过火。鬼子的飞机成天的在咱们阵地上砰呀砰的炸。妈的，咱们一营弟兄差不离一半带了花，你瞧——”

他把左肩膀一旋，那只没有臂膀的袖管向前垂了下来，“——这只膀子就是那时候给炸坏了的！……”他骄傲地说。

那两位怔怔的向他翻了一眼，左首那一个忽然拍着皮包大笑起来。

“老兄，你瞧，我马上就找到了一个最实际的例证，二十世纪的战争中，武器的条件是不容忽视的啊！”

王大有睁大两只眼睛，不懂那个人在说些什么。“那有什么好笑？”他想，把帽檐一掀兴奋地接下去：

“就是这只膀子，本来也用不着锯的。妈的，都是那狗禽的伍医官。我跟他讲，‘报告医官，我的膀子不能锯，我的膀子要拿枪杆子的。’那家伙，哼，扳着脸孔，老是‘不成，不成！’什么不成呀！他自己没有本领医，怕找麻烦，总是‘锯呀锯呀’。妈的，反正又不是他的皮肉，反正……”

右首那位青年脸上的肌肉忽然那么一耸，把头摔过去向着他的伙伴：

“可是我总不能同意足下这种唯武器论……”

王大有仿佛挨了长官一个嘴巴似的，愣住了。旁边那个麻子勤务兵抿住嘴巴看他，忽然嗤的漏出一个轻轻的笑声，把脸孔别转去。王大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那勤务兵耳朵旁一圈一圈的大麻子，像一只丑陋的蜂巢般的对着他，鼻子里打嚏似的哼一声，把身体猛然靠回到椅背上。“妈的，老子独手擒方腊，锯了一只膀子怕什么？”他望着车顶讪讪地补了一句。

车子不知怎么的，陡的杀住了一下，站着的乘客，人压人的一齐向前倒过去。那个抱小孩的乡下女人扑倒在那麻子勤务兵身上，忽然她把身体猛地一挣，满脸飞红的骂了起来：

“你要作死呀，你赤老……”

急怒的叫声像一把短利的剪子似的，在闷热的空气中骤然割过去，乘客们的眼光一齐投落在那女人身上，那个勤务兵像吃醉酒一样，眯起两双眼睛，只管望着那女人嘻嘻的笑着。

“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”那个勤务兵把脑袋一偏，叉起两只膀子。

“怎么样？揍你！”

“妈拉×！”王大有满肚子不舒服一下都冒了出，他跳起来指着勤务兵的鼻

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：“你在干啥？你这个东西！你知道你是军人吗？”

“你什么东西，你管得着我？”那个勤务兵给他吓了一跳，一脸的酱油麻孔里立刻造出一层难看的、暗红的油光。

“我？”王大有额角上梗起一条粗大的青筋，眼珠几乎要爆出来，他把胸前一块银质的荣誉章猛地一拉，“你不认得老子？老子这条命已经给国家拼了过来。委员长的徽章在这里，老子就管得着你，你什么东西，一个勤务兵，给人家倒尿壶的坯子，你算得什么鸟军人，妈拉×，你蒙了一层老虎皮，也想调戏人家妇女，呸！……”

口沫在人们头上飞贼着，那个大眸子公务员又给闹醒了。他睁开没有睡足的微红眼睛，向王大有横了一眼，“喂，这怎么搅的？”

“喂，请大家遵守公共秩序呀！公共秩序呀！”那两位穿洋服的青年，扬起手吆喝起来。有一位喟然地叹息说，“唉，中国人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闹什么呢。”背后什么人在拉着那勤务兵，勤务兵咕哝着掉转头去。“人家是个‘老爷’呢，你吃什么眼前亏呀，”背后那声音喃喃地在劝着。勤务兵涨着一副猪肝色的大麻脸，显然已经软了下去。一阵嘻嘻的轻笑声从人堆里钻出来。

“他妈的！”王大有又朝地下啐了一口，还想骂下去，忽然似乎感觉到甚么，拭掉了嘴角上的白沫，把屁股往车座上一揉，噍出一口重重的气。

那个大眸子公务员，又第三次向他横了一眼。

汽车依旧不停地在奔驰，车厢里格外沉闷起来，只有那女人低声地咒骂夹在马达声里颤动着。大家惊异地望着王大有方黑的脸孔。他闭起眼睛，把脑袋仰靠在椅背上，两只污黄的门牙，在下唇上不停地刨着……

车子快到站了，王大有却扯起鼾来，等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商人把他推醒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停在雨蓬前面了。窗子外面有人在叫着：

“王庄到啦，王庄……”

“王庄——慢慢——有我——有我！”他莽撞地跳了起来，拉起屁股后面一个小包袱，几乎是从那个胖子公务员身上翻过去。

他推推搡搡的从人堆里拔出脚来，没有理会背后人家在咒骂，甩着一只空袖管，第一个挨下了车。

走出站门口，故乡的青龙山赫然呈现在他眼前，他呆呆地望着这寂寞的青暗色的山岩，仿佛一个怯生的大孩子般的，木立着。

老爹坐在板桌旁边，把只满爬着青筋的手，扶住干枯的右颊，听大有滔滔奔腾的叙述——描述他战场上和受伤的光荣的故事。儿子的说话几乎像是一支鞭子在抽击着他。凸出于枯黄皮肤里的骨骼，在件宽里廓落的兰布背心底下，索索地抖动着，没有眼仁似的朦胧的小眼睛里，停立着两颗巨大的眼泪，渐渐地把眼眶都湖住了。暮色从积尘的门框里灌进来，把屋子里灰白的微光慢慢地冲荡出去，老爹背后紊乱地堆积着许多干稻草，一阵阵带酸的霉潮的气息，从干草堆上在蒸发出来。

“爹，你瞧——”王大有结束了他激动的叙述，把左襟上那块银质的荣誉章解下来，往桌上一扔，乌黑的桌子上跳跃着那徽章的银色的光芒。

“——掉一只膀子，换得这么一块东西，这就算是儿子替你挣来的一点功名！”

他把那个“名”字特别用力地吐出，昏蒙的暮色，闪灿着他眼睛里骄傲的光辉。

随着他宏亮的声音，站在对面泥墙跟前的二奶子娘，嘴角微微的往上一牵，眼睛别转向门外黄昏的天空，二奶子把下巴压着桌角，两只乌溜溜的眼珠，惊奇地注视着桌上那块发亮的八角徽章。

老爹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伸过那只青筋爆凸的手，摸摸儿子没有臂膊的袖管，隔着两颗眼泪的翳障，儿子的脸孔几乎辨认不出了。

“这总算是你爹爹一生为人正直，积下一点阴功，才保佑回来，阿有，你以后可别再野心了……”老人家喃喃抖着嘴唇。

“那算不得什么！”大有卤直地回说，扶着老爹坐下去，翘起一个大姆指，向大嫂子笑嘻嘻地说：“去年三月里幕阜山那一仗，我们连长大腿上带了花，还拉着枪指挥呢，嘿！那才英雄……一只膀子算什么！我们连里李得标两双腿都锯了，他妈的还活着呢。我这个只算二等伤，你瞧——”他把右臂弯起来，抖了抖，露出那青铜色的粗强膀子，“你瞧，这只膀子还挺硬呢，吃得饭，打得枪，怕什么，哈哈！……”

王大有高迈的笑声，在这傍晚阴暗的小屋里震荡着，彷彿一种什么力量，要把这矮屋子撑开去，二奶子娘反手按在背后泥墙上，尖着嘴巴喃喃地叫起来：

“阿弥陀佛——我们二叔真是，男人家两只膀子，怎么说没有什么呢……”

“嘿！”王大有方黑的脸上透出一丝不屑意的微笑。

“……那末，二叔，你替他们打掉了一只膀子，上头总该有尝吧？”

“当然尝呀！”王大有昂然把头一仰，从裤袋里摸出一支香烟，吊在嘴角上，再把火柴按在盒子边上巧妙地一捻，燃着了。“告诉你，大嫂子，”他喷了一口烟，望着她团鱼似的圆胖脸孔说，“我是二等伤，每年是四十五元抚恤费。我们替国家出了力，还不该吃国家饭吗？”

“啊唷唷，甚么付血费呀？”二奶子娘咂咂嘴唇，张圆着两只手，把泥地上两只母鸡荷噓荷噓的赶进门角落里一只鸡笼里去，“天地良心，四十五元钱一年，比乡里做长工还不如呢！”

夜幕从门外河塘上过来，堂屋里更加黑了。鸡在笼子里咯咯地叫，老爹站起来，从屋柱上取下一支短短的旱烟杆，吐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吃过晚饭，老爹衔着那支烟杆，在幽暗的篝火底下，向儿子喃喃地诉说家里的状况。篝火插在靠壁的屋柱上，簌簌地颤动着暗红的光焰，在屋子里散开一些巨大的、波动的黑影。老爹面上的皱纹显得更深刻起来，仿佛给谁用刀刻划过的一双破烂球壳。他堵着一张嘴，像吃甚么似的，从两片薄薄的嘴唇上，吐出一些沉重的含糊的语句。老爹永远是那么一付噜苏相，人家在两年以前偷过他一只鸡或甚么东西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总要两天三天的搬出来诉说一场，他数说着油麻行里怎样欺侮他老客人，草绳又怎样卖不起钱，保长又怎样不公，动不动要来征发他的稻草……

“征友稻草得赔钱呀。”王大有插了一句话。

“噯呀，可不是，”老爹把手里的烟杆在空中一划，一条长长的黑影从墙上推到屋顶上去，“上月初二，镇上说是甚么自卫队要来操练了，我们隔壁这李保长，硬压着要征我十担稻草，妈妈的，只给三百个钱一担，过了几天，那些兵开走了，这十担稻草还不是他收拾了去当自己的好处。”

“他妈的，别忙，”王大有拍胸脯，“下次他要征稻草，叫他来问我！”篝火发出一声微弱的爆裂，一片灰烬跌落到泥地上，老爹叹了一口气，阴郁地瞟瞟站在屋角里那部矮矮的绳车。

“这个年头儿，油麻行里生意又不好，草绳卖不起价钱，还是自己打些草鞋卖几个钱，偏偏今年雨水又少，二奶子又躲懒……唉……”

王大有这时才看见屋樑上挂着一排像黄鱼般的草鞋，在颤动的火光中仿佛活了起来，“妈的，这些草鞋带到前方去多好，前方行军时候老踩着烂草鞋。”他想着，可是并没有说出来。